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一百三十七號

廣告刊例：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經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海香港 馬玉山 糖果餅乾公司

大不的波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肉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乏力終身難孕患禍丈夫曾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措工本將租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腫起粟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瘡不成則已成則潰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最慘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纍纍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製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鄣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承海上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亟應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臨池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　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績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爲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　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本報介紹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　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鑛砂自煉白金　零兌蹩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　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窠疥黃水瘡癩疥抓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搽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貧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畢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強種精血丸 大補身體

主治　頭暈腦痛　精力短少　怔忡健忘　目眩耳鳴　麻木不仁　夢遺寐洩　心跳神怯　思慮恍惚　煩躁不寐　筋痛骨痠　四肢冷僵　腰背時痛

概要　血質淡薄　自汗盜汗　虛人久瘧　肺虛咳嗽　內熱腮炎　孩童瘦弱　氣色萎黃　虛煩潮熱　病難復元　胃不消花　大便艱燥　本元不足

價目　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　大瓶洋一元二角半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號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光學精深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冬春煊題圖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謬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藥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科發藥房謹啟

帆船商標 立退脚腫丸

◉君患脚腫乎？君患脚腫而欲痊愈乎？請服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必能使君健步如初，永無痛苦•

脚腫？是一種很凶惡的疾病•不但妨碍人家行履自由？並且還有性命的出入？啊唷！眞眞可怕嚇•但是市上沒有良藥，縱然知道這病是危險，必也是無法可想，即使延醫服藥，更是淹綿難奏速效，這豈不是醫藥界的大大缺憾麼？去年本製藥社因爲應社會的要求，發明了一種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一時行銷遐邇，活人狠多，感謝的函件紛至沓來，不說他是藥界的明星，便稱他爲治脚腫的唯一聖藥，哈哈！這藥的功效，就可想而知了•患脚腫的諸位先生！請快買這種藥吃

說明　每盒大洋六角　外埠另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永盛碼頭濟華製藥社

（附白）外埠各寶號如願經售折扣從豐請致函本製藥社接洽可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以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西小便頻殺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女票友
（丹翁）

男子樂爲優、不以優爲業而登台者謂之票友、娼之名、女子往往加諸所譬靚之人、因女子之所不樂受者也、然謂女子必不樂爲娼、恐尚係一偏之見、京師北班、雖日嘗有貴族婦女、潛身其中、客方入而挑妓、彼卽在帷薄間窺客、無當意者則屠跡不出、見有年少者、壯健者、美風姿者、衣服麗都者、非其素所識者、則出而湛客、其粧飾居然妓也、姿態居然妓也、且謔浪笑傲、無一非妓、夜深留髡、客斷無能夢見其爲某小姐某少奶奶某姨太太也者、比再訪桃源、人面已不知何處去矣、勾闌中大了相帮以下、無以名之、亦名之曰票友、演戲之男票友、臨去則後台配角皆有所酬、以娼爲戲之女票友、其去也大了相帮等等、亦無不蒙重賞、寘不背於票友之規則者也、然男子之爲票友者、苟藝高名重、則梨園主人有以重金聘之者、既接包銀、則謂之賣、蓋票友之不賣者亦罕矣、有涎其能賣而學爲票友者、則組織一場合以研究之、此之謂票房、上海台基林立、女子之來者、皆嗜利無恥者也、然亦有不以金錢爲目的者、是亦票友之類、則台基一票房也、

保安商標
（秋涵）

名者實之符、實者名之歸、大凡一件事體、只要實在上幹得不錯、那名字却沒有甚麼關係、我因爲看見漢口那個保安會、官廳裏以爲這保安名義、有涉政權、遂要把來取消他、訓令改名叫做消防會、我覺得官廳、未免太同百姓們爭名了、因此各保安會、大動公憤、情願將救火清道設立學校救恤飢寒安置路燈等事、一律中輟、如果照這樣一辦、豈不是保安轉弄成不安了嗎、況且共和時代、原許人民自治、保安兩字、也含有自治的意思在內、官廳爲甚麼只許自己保安、不許別人保安呢、在官廳一方面、以爲我們有保安的責任、若是人人都准許他自己保安、不是將官廳轉看得輕了、萬一長此下去、一般會弄得地方上不需官廳、那官廳還有甚麼味道兒呢、我說一句滑稽話、最好是官廳既認這保安兩字、是自己的、不應該被百姓冒充的、何不老老實實、在商部裏註冊、把這保安、載算做商標、專利一千年、凡有影射的、准許提起訴訟、同百姓們打一場官司、瞧他們還敢佔據保安名義嗎、我常嘆我們今日官吏、不向大政見上去發揮發揮、專揀這沒要緊的事提議、却未免小題大做了哇、

梅蘭芳之研究（六）
（小隱）

這次梅蘭芳到了上海、紀載上的文字、多稱他的下處爲行轅、儼然是前淸的轅門抄、對於他的一舉一動、瑣屑小事、也都秉筆恭紀、又好像前淸顯宦的起居注、有的還要說上兩句、那年同他訂過交、那一天同他晤過面、彷彿是非常的榮幸、還有拿了崑曲的老本子、呆給加上梅蘭芳三個字、誇他的販馬記、說是朱素雲都沒有唱過全本、姑無論擬不於倫、就以這齣戲說吧、哭監本沒有小生的事、可見這一般人、連恭維人都不得體、一個梅蘭芳、就這樣大驚小怪、這也是鄉下老、初看見電燈啊、總之現在時代、是非顛倒、公理滅亡、國家大事、被這些黨派給弄糟了、就連這游戲的事情、也有這些無聊的人、在那裏結黨羣事、只憑口頭鼓吹、不問實在技能、硬要指鹿爲馬、說黑是白、這專制的劣性、還猶可原諒、可是好好一個人、要給一個私坊出身的旦角作走狗、這人格上、未免欠缺了點、有人說了梅蘭芳不好、這羣人還要瞪着眼、在那裏替小梅辯護、沒有理講、只好效那焦得海廣闓泉的口吻、一味胡鬧、實在不值一笑、這話又說回來了、梅蘭芳要是能夠拋却了舊戲、完全創造一種新戲、我決計不敢妄贊一詞、要是還離不了皮黃崑曲、我的良心還沒有昧、我的羞恥還沒有忘、無論如何、斷斷乎不敢隨聲附和、說他一個好字、就比如這崑曲、可是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固然重蘇州音、北曲也須用中州韻、小梅連唱皮黃、都嫌他全是用的京韻、他唱的這崑曲、請問發得上算是南曲呢、發得上算是北曲呢、可是那個韓世昌、到上海還有人賞識他呢、小梅無論怎麼說、總比韓世昌高得多、又何怪說他好的占多數呢、照這樣看來、現在這些聽戲的裏頭、像鄉下老初看電燈的人、只怕就很不少呢、

梅蘭芳研究之研究（二）
（繆子）

小隱君又有梅蘭芳之研究第二篇、把四項應該研究的理由、自已發表了一個大概的意見、（第一）他說蘭芳的相貌、他看看總不對勁、我對於這一層、上回已經說過了、美觀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不過有個多數少數的區別、小隱君看看不大對勁、不見得小隱君以外的人、都看看不大對勁、（第二）他說蘭芳好好的青衣、要變成一個花衫、是出奇制勝的辦法、這話誠然、王瑤卿不是好好一個青衣麼、如今也變成刀馬旦花旦了、再進一步說、余紫雲不是好好一個青衣麼、他也要出奇制勝、兼唱花旦戲、余紫雲是梨園前輩的前輩、王瑤卿也不失爲老角色、可見青衣花衫、兩項兼唱、在舊戲界裏、並不是什麼希奇的事、並不是由梅蘭芳開始的新花樣、這種出奇制勝的辦法、在梨園舊眼光看來、是很正當的、（第三）他說蘭芳嗓子發得上正宮調、又說是假嗓子、有點扎耳朵、不能宛轉如意、其實嗓子問題、不過大嗓有眞假的區別、小嗓裏頭、眞假的區別、很微、至於『扎耳朵、不能宛轉如意、』這兩句話、恐怕惟有小隱君、有此特別的聽覺、別人說蘭芳調門低、將來怕要塌中、這種話都覺得有些可信、要說扎耳朵、不能宛轉如意、實在不敢附和、（第四）他說天女散花一類戲、不過看看熱鬧、裝扮的說美感啦審美啦、他都不懂、我以爲天女散花、却是很熱鬧、但要說沒有美感、未免有些偏見、小隱君不懂美感審美這些話、他倒曉得要應現代的思潮、（見第一篇）這現代的思潮是什麼、我眞有些不懂、

研究梅蘭芳會繆子
（小隱）

繆子君、對於我的梅蘭芳之研究、又研究了一番、在繆子君、爲梅黨的人物、這也是當然應盡的義務、不過他說我的研究沒有充分理由、他對於我、這研究的研究、我也覺得是沒有充分理由、一臉子、他說審美眼光、各人不同、不過贊美的多數就是了、在繆子君、服從多數、是承認梅蘭芳爲美、我以爲這就是耳食盲從、自已沒有鑒別的能力、他又說臉子在戲劇裏、並不是什麼最重要的問題、這話我可是極端佩服、但是梅蘭芳的戲、要不講臉子、難道說他的藝術、還勝過臉子嗎、還有可取的地方不成、繆子君的論戲、我雖與他的意見不大相投、可是我承認他聽戲、還不外行、他果眞說梅的藝術可取、我過一天、倒要詳詳細細的請教請教、要是梅蘭芳不仗着臉子、恐怕早已餓死了、伶界裏也就沒有這梅黨的名詞了、二嗓子、是唱戲的本錢、雖不能說嗓子好的、唱工一定好、可也不能說唱工好、嗓子的好壞、就可不問、我研究梅蘭芳的嗓子、是承認他還會唱、就是嗓子不帮忙的意思、至於劉鴻昇的嗓子、不過只有高尖、他唱的固不佳、他嗓子也不能算好、繆子承認跛子的嗓子好、有點不相老顧曲家的話、有嗓子不會唱、固是枉然、但如賈洪林余叔岩這一流人、會唱沒有嗓子、更是可惜、怎麼說嗓子沒有研究的價値呢、三登峯造極、四個字、說是沒有一定界限、這話可是大大的不然、俗語說、行行出狀元、無論那一行、都有一個程度最高的、那就是峯、那就是極了、譬如老生裏頭、自然以程長庚爲峯爲極、那青衣花旦、也就不妨找一個與長庚相若的、爲峯爲極、怎麼說是沒有界限呢、四應現代思潮、有那社會教育的價値、這新思潮的範圍甚廣、不必指定那一種、繆子一定要數出了四種、要問是那一種、這也不過是在那裏賣弄自已、曉得幾個新學說的名詞罷了、繆子說我陳義過高、誠然不錯、如果不是梅黨的人物、捧之過當、也就不會激出我這陳義過高來、戲是通俗教育會編的、價値應由通俗教育會負責、但是沒價値、梅蘭芳就不應該唱、梅蘭芳既唱了、那是已承認他有價値了、我爲什麼不向着梅蘭芳說話、我又何必去問那通俗教育會呢、

看梅蘭芳的心理
（小坡）

我是個守獨身主義的人、但是家庭關係做不到、到不如去看看我的梅郎、消我的飢渴能、

我已老了、姬妾雖多、無奈他們很討厭我似的、正天的也不向我周旋、還不如去看梅蘭芳、或者他向我飛上一眼兩眼、豈不是妙呵、

我的丈夫、近來在外面很胡調、又不知愛上了誰、我到要去看看梅蘭芳、學學他撒嬌手段、回來也好騙騙我的丈夫、使他的戀愛漸漸轉移到我、

我的相貌總算整齊、但是一件、美中不足、患短視、人家說梅郎亦是近視眼、如何好看、我總不信、現今來了、我不得不去看看、如果眞好看、我便學到、從今後、我豈不是算一個完璧了嗎、

我是個詩人、聽說梅蘭芳來了、好極有了題目了、如何不先去看看、怎好經心刻意的下筆做起來、果然梅蘭芳這人可傳、我詩也就千秋不朽了、

我總算一個遺老、然而平時又不會做詩發牢騷、弄得大無聲臭、乘梅蘭芳來的這個機會、再不拖着小辮跑到戲館麼、出出風頭、掛掛遺老招牌、那眞是坐失機宜了、

我欲去看梅蘭芳、我的朋友說戲價太大、我便說你這人太無良心、像你我的姨太太、誰也比得上他的才貌、還天天向我們要東要西、甚麼珠子金鋼鑽鬧不清、人家天仙似的、不過賣你三塊大洋錢、你還在這嫌貴、你這人眞是別有肺腸了、

我們兩邊妓女、遺嬌小玲瓏四字、很可以自命的、若論到溫柔嫵媚、也就不彀了、遇見高一等的客人、總說我們太粗、究竟北地胭脂如個、容或比我們強點、你看梅郎呢、大家誇他嫵媚的很、我們應該看看他、學學他的媚術、所以這一回、我們的傳染梅毒是很多、是很利害的、弄得我們非天天跑到口院去看不可、

我是客串青衣旦、有人說我像蘭芳、不但唱的像、就是臉子也有幾分像、蘭芳來、我焉能不看、老實說、梅派青衣頭銜是少不掉的、恐怕還有個醉梅外號呢、

愛克司光（一一一）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八回　假撮合感懷不民　眞風波蓋年中辯

張三丰笑道、這到不然、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他若爲兄弟繼續起見、包他定然樂從、萬一他竟不允許我、我做舅舅的、便可以告得他忤逆了、那時還怕蘭翁不幫兄弟的忙麼、（胸有成竹、此語仍係掩飾之詞、勿被他瞞過）侯標也不敢再說甚麼、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張三丰又望他說道、侯標你替我盡力去幹、我不忘記你的好處、第一你先將你妹子的身價、告訴我罷、我在這些上面、銀錢是最不吝惜的、你老實也不必客氣、侯標忙垂手答道、小的適才稟告過大人了、既是大人看得起小的妹子、身價斷不敢領、張三丰笑道、豈有此理、這可顯見得你不肯答應了、你若是不領身價、我不成還白要你這妹子、俞蘭軒也笑道、張大人這話到也是的、你有話儘說、便說得數目多了、張大人難道還着惱不成、…侯標是慣在衙門口走動的、甚麼弄鍍的方法、他不知道、他早已瞧出張三丰狠屬意他妹子小玉、又聽見俞大老爺口氣、分明叫自己向他多索些價目、這叫做老虎擋着肉饅頭、就口的食、於是故意支吾了兩句、然後才笑着說道、既是大人這樣說、小的只好明白稟告了、記得去年也是一個山西人、在上海開着銀號、到蘇州也逛虎邱山的、不防他瞧見妹子、當時出口、便給了一千二百元身價、有人告訴小的、再爭他三五百元是穩穩到手的、回爵那客人忽然接到家信、說他們老太爺死了、這件事便就擱下來、大人看怎樣就怎樣罷、小的敢同大人爭論嗎、張三丰笑道、哎唷、一個不會手口的孩子、便値得這許多、若是在堂子裏娶人、那可更了不得了、罷罷、既你這樣說、老實給你一個整數罷、…侯標聽了、還躬着有些遲遲疑疑、俞蘭軒做好做歹、替他添了二百元、算是衣服首飾、一切在內、張三丰連忙答應、侯標笑道、價目雖這般說了、萬一小的妹子、瞧那少爺、不能中意、橫豎銀子還是大人的、大人却不用嗔怪小的辦事不週、張三丰笑道、你儘管放心、我這外甥少爺、斷沒有不中你那妹子的意的、但是一件、這其中還須你們夫婦、替我竭力周全、我若打聽出來、你們在裏面弄鬼、哼哼、那就不能怪我了、你準備你那下半截不要罷、我不叫闆翁將你打了收禁、不算姓張、…侯標連連說道、這個小的不敢、張三丰又問道、幾時命我那外甥少爺過去、也須得同你議好了、免得臨時鬧出岔枝兒來、侯標用指頭掐着說道、小的回家、須將這話同我那妹子說明白了、至早也須等待三日以後、張三丰笑道、好好、三日後再聽你的消息、（未完）

夕陽紅檻錄（一七）
鵷雛

第四章　莽風塵書劍辭家　老學士衣冠上院

過一天、那韓治秦羅松筠兩位大名士、就以身殉義了、他雖困在圍城中、却和另外兩位詞家、言愁寫怨、成了一部詞稿、十分的哀感頑艶、這也是他老先生天性亢直、忠厚慈祥之報、虎臣說到這裏、又大大的飲了幾口酒、湘秋笑道、你到記得這許多名人軼事、在肚子裏、還有沒有呢、快快的一齊說出來罷、虎臣笑道、沒有了、只剩尾聲了、讓我一齊傾吐了出來罷、鷺翁先生、後來放了一任學差、也陞到禮部侍郎了、他就告病開缺、在杭州僑寓下來、六橋三竺、斗酒雙柑、笑傲烟霞怡情翰墨、成了個陸地神仙、有一年一位浙江撫台、忽地求賢若渴起來、請他當杭州法政學堂的監督、他因是學堂監督、近乎書院山長之類、也就答應了、就任後、一連幾年、那位撫台走了、後來的新任撫台、是和他素不相識的、他素懶於酬應、便一直不去拜會、那位撫台有一天和人家談天、便說起鷺老先生在此很好、但是總得請他上院來談談、那位和撫台談天的人、也和他認得、便去告訴他撫台請他上院的話、他老先生聽了、也只笑笑、並不開口、過一天、便衣冠濟楚的、來到撫台衙門、帖子進去、那撫台倒覺得不勝榮幸、連忙叫請、進來見了、拉撫台的回答、就走了出來、那撫台倒也無可如何、只索能了、他的淸狂傲岸、就發洩過這一回、平素向是睢睢儒者、被服樸素、舉動眞率、驟然間斷然看不出他是名滿天下、位躋卿貳的一位大人先生、說完了、我們吃飯罷、正是　才覺纏綿歌折柳、忽聞咳唾動風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鷺翁軼事、曾聞友人傳說、大致近是、此公以詞章名而剛直過人、氣概不拔、辛棄疾張孝祥無以過之、不能因其爲勝朝遺老、不合民國而埋沒之也、此回表章之甚是、叙虎臣一段最能傳神阿堵、作者小說無他長、惟刻畫其人、聲音笑貌、纖悉畢至、故爲白描高手、此回體裁、近怪現狀、而大不同者、怪現狀描摹醜社會、禹鼎鑄奸、而作者網羅名人軼聞、舉以流芬百世、雖言各有當、亦自見作者忠厚處、　野鶴

▶殉客自畫之蔣紅英老五◀

息爭
（恨水）

評章風月、小報本分、高之曰移風易俗、猶未免小題大做、今復抵掌而談天下興亡、肆口而罵新舊學識、言出其位、僕竊以爲過矣、馬二涵秋、俱文之豪者、僕自竊嬀嬀錢購餅吃時、已聞其名、初聞二公共臣晶報、必能如我周公太公、善相其主、乃以討論新思潮故、詆之不已、繼之以爭、爭之不已、繼之以罵、譬如三家村潑子罵雞、初猶指桑罵槐、抑揚可聽、入後則老娘爾媽、不堪領教矣、夫馬二言當也、則當移其說於解放與改造、涵秋言當也、則當移其說於歷代名臣言行錄、二公而俱當、二公而俱不當、晶報地位有限、不能容二公之全武行、況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各行其是可已、又何必日日嘵嘵於晶報中哉、僕於二公無所左右袒、徒以大雄老丹、介乎秦楚之間、大有笑啼不是之概、遂以愛讀晶報之資格、出位一言、且老丹與吾更有五百年前之誼、尤不能不爲之幫忙、當今之世、無往而不有第三者、吾敢以第三者之言進曰、不打不成相與、二公以爲何如、雖然、大雄老丹、常息爭而不息、乃坐在雲端裏看厮殺、其罪又可恕乎、特揭出之、大家一笑而罷也可、

晶報的好戲目
（民哀）

近來的晶報、好戲多得狠呢、不過戲目沒有標出來、我姑且做個案目、報告給閱報諸位聽聽、不過在這舞台上的演員、不要生氣、怪我含血噴人、本來我是混說、算不得什麼滑稽文章的、

袁寒雲、李涵秋、馮小隱、與馬二先生、准演三戰呂布、

袁寒雲、張丹翁、准演臨潼鬪寶、

李涵秋、姚鵷雛、雙演王佐說書、

張繆子、客串新劇青梅、

老鮑、常演丑表功、

（說明）袁李馮三位先生、這幾天同馬二先生開了筆戰、一來一往、同南北戰爭似的、不曉得到幾時纔議和哩、一個馬二先生、抵敵袁李馮三位、豈不是三戰呂布麼、袁張二位先生、常在那裏研究骨董、豈不是鬥寶麼、李姚二位先生做小說、多說得津津有味、豈非王佐說書、張繆子好久沒有稿子來、上一期忽然有一篇『梅蘭芳研究之研究、』垂青於梅蘭芳、可算達於極點、豈非青梅、老鮑卽小子、不怕浪費筆墨、拚命的做花史、竄子裏差不多的事、不管說得說不得、多要記出來、雖說報界有句『有聞必錄』的套話、但是背後總不免受人家咒罵、他說來說去、都是竄子裏的事、眞是丑表功了、回來再有新角兒登台唱好戲、再行報告、就目前而論、這幾齣戲也不壞了、

春江花事
（老鮑）

▲蔣紅英家裏主政老五、爲情殉死一事、這幾天各報多有記載、差不多的人、都已知道、並且笑舞台要替他做戲、有▲要替他做書、這也算死得不寃枉了、據我曉得、老五同三馬路徐寄如家的老三、福裕里洪第家的桂寶、青娥老七、淸和沿的亭亭、多是極要好的姊妹、初三那一天、老五出殯、他們都去送的、現在還有人主張、請這幾個要好姊妹出面、替老五開一個追悼會、表揚表揚他的癡情、

▲香國的總統、確是汕頭路琴寓、副總統鬧是合第及陳第、雖說是陰歷十五開匭揭曉、論不定還要展期哩、

▲有人說、楣蘭臉子像麒麟童、錢素珍臉子像趙君玉、本來錢素珍、外邊有趙老四妹子的傳聞、但是臉子不大狠像、楣蘭像麒麟童、可是再像也沒有了、

再復馬二
（寒雲）

又承下教、載感戴惶、足下謂不解者五、鄙人亦不解足下之不解也、鄙作致使足下不解、大罪、大罪、今無解人、奈何、足下雖不恥下問、而鄙人實難爲不解之解也、春光有限、恕不再答、　寒雲

致大雄書
（馬二先生）

辱書敬悉、日來因俗冗、致遲屬稿、僅閱前期貴報夫已氏之論調、已怒不可遏、此實僕一賦激之使然、顧僕體料其怒而已矣、撇嘴撚髭而已矣、初不虞其能破口大罵、如村嫗、如無賴也、今後乃知之矣、僕實羞再與較、譬如夜聞犬吠、祇好聽之而已、惟貴報倘更以此等粗鄙文字刊入、僕便不敢妄附其列、以有關人格故也、幸垂察焉、餘不白、